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1/87
19 March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0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押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1991年3月5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荣幸地在此附上1991年3月4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事务及国防部长凯南·阿卡科尔阁下就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致阁下的信。

如能将我的信及其附件作为议程项目10下的人权委员会文件散发的话，本人将不胜感激。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吉姆·杜纳
大使(签字)

1. 我荣幸地提到2月19日希族塞浦路斯代表，瓦里斯·马克狄斯先生就议程项目10在人权委员会上的发言，并对他就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的无端指责进行答辩。

2. 与马克狄斯先生的指责相反，希族塞浦路斯方面继续议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破坏一切人道主义原则，毫无收敛地出于政治目的利用这一悲剧性问题，从而继续拖延双方有关家庭的痛苦。在对塞浦路斯两部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于1987年4月6日提交给欧洲理事会议会的报告(文件编号5716)，在对1963至1964年和1974年流血冲突期间塞浦路斯两族人的失踪作了评论之后，敦促尽一切可能避免双方痛苦的加深，并警告不要渲染这个问题，原话如下：

“在这方面，对失踪人员问题不应作任何过分宣传，以便不妨碍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CMP）的工作。对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利用这一问题，报告员不能不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3. 尽管进行了“强烈抗议”，希族塞浦路斯方面仍坚持其消极态度，实际上妨碍了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工作。

4. 希族塞浦路斯方面一方面毫无顾忌地在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制造僵局，另一方面，似乎还要雪上加霜，竟然无耻地利用这一人为制造的僵局作为借口，将这一问题提到了人权委员会和所有其它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议程上，而不公正的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方面在这些组织中却没有代表，从而也就无法进行答辩。

5. 由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于1990年4月11日首次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内容丰富，且得到了希族塞浦路斯成员的首肯，报告清楚地阐明了委员会任务的性质，并概述了其活动和在完成任务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这一重要的联合公报实际上驳斥了希族塞浦路斯代表在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中的所有无端指责，1990年5月31日（S/21340）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活动的报告附件全文转载了这份公报。遗憾的是，人权委员会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报告（E/CN.4/1991/20）中题为“塞浦路斯”的第117段却不知为何没有同样提及那份公报。

6. 关于希族塞浦路斯方面的陈词滥调，指责说，由于缺乏所谓的“高质量的证明”，结果至今未有一个案件得到澄清，从上面所提到的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内容丰富的公报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阻碍取得进展的不是缺乏必要的证据，而是对所收集到的证据的价值缺乏共同的认识，这使得至今难以对所调查的数百宗案件中的任何一个下定论。

7. 希族塞浦路斯方面的含沙射影显然是针对土族塞浦路斯一方的。然而，究竟是哪一方应对僵局负责，本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谓“缺少高质量的证据”，一般的理解是，希族塞浦路斯方面实际上指的是可以辨认的遗体。马克狄斯先生在委员会的发言中提到还需要“查明埋葬地点和/或遗体”，明显是这种解释的佐证。正是这种坚持要找到每一失踪者遗体的僵硬而无理要求，导致了迟迟不能了结所调查的案件。

8. 正是希族塞浦路斯方面自己蓄意造成的这一僵局又被它利用来批评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没有效率。

9. 根据下面段落所提供的两族人对这个问题各自所采取立场的背景材料，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的言不由衷乃至虚伪。

10. 塞浦路斯失踪人员的统计数字及有关构成如下：

	土族塞浦路斯人	希族塞浦路斯人
据报道的总失踪人数	803	1619
平民	99.4%	38.31%
军人	0.60%	61.69%
男子	71.00%	92.00%
妇女	12.00%	6.00%
儿童	17.00%	2.00%

11. 有关希族塞浦路斯失踪人员的情况:

- (a) 被列为失踪的1619人当中, 三分之二系推测在战斗中已阵亡的军事人员; 失踪人员中92%系男子;
- (b) 希族塞浦路斯人曾经历过一场流血的政变(1974年7月15日反马卡里奥斯、亲伊诺西斯的政变), 该政变持续了5天5夜, 造成希族塞浦路斯人的重大伤亡。尽管土族塞浦路斯方面一再正式要求, 但希族塞浦路斯方面从未透露政变伤亡的确切人数。据估计, 逾5000名希族塞浦路斯人丧失了生命。希族塞浦路斯人士所公布的可靠消息表明, 在政变中死亡的数百名希族塞浦路斯人被埋在了无身份识别的万人坑。这些来源中, 部分来自: (1) 尼科西亚公墓祭司帕帕特塞斯托斯1976年2月28日自希族塞浦路斯日报TANEA披露的情况, (2) 希族塞浦路斯的国会议员, 雷纳·卡塞里女士在她于1974年所出版的关于她在政变期间经历的回忆录里的披露, (3) 1988年4月7日在尼科西亚埃莱夫塞罗蒂皮亚报上发表的前希腊海运部部长伊万杰诺斯·亚诺波诺斯的声明;
- (c) 1990年7月桑普森政变16周年之际, 在巴黎流亡的桑普森回到塞浦路斯, 希族塞浦路斯出版社发表了桑本人的追述, 其中谈到政变后希腊塞浦路斯族内部五天激战期间, 对希族塞浦路斯自己人的各种处决和暴行及不加识别的大规模秘密埋葬。
- (d) 希族塞浦路斯当局拒绝接受土族塞浦路斯方面通过联塞部队归还给他们的供身份鉴别和适当安葬的约二百具希族塞浦路斯人的尸体。在一位现在已是部长的高级公务员的领导之下, 土族塞浦路斯当局有关部门的八名公务人员将希族塞浦路斯人的尸体与土族塞浦路斯人的尸体分开, 将前者装上卡车并运到边境, 以交接给希族塞浦路斯方面。当时作为登克塔什总统办公室联络官的联塞部队奥地利分队的一名少校试图组织这次接交, 他报告说, 希族塞浦路斯方面拒绝接受遗体。因

此土族塞浦路斯方面处置了这些遗体。

12. 一个不能回避的结论是，所有希族塞浦路斯人员必须被推定为已经死亡，这一点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包括乔治·瓦西利乌本人，也在他们于塞浦路斯之外的官方旅行中表示承认。

13. 关于803个土族塞浦路斯的失踪人员，应该指出他们几乎都是无辜的平民，其中29%是妇女和儿童。这一悲剧更为惨痛的是，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家中、工作场所、医院或公路上被截走并随后“被迫或非自愿失踪的”。仍然失踪的人员中有209人是在1963 - 1964年期间被绑架的，大多数是被已知的希族塞浦路斯警官或官方控制的武装准军事人员所劫持的。自1963 - 1964年以来，希族塞浦路斯行政当局一直拒绝说出他们之中任何一人的姓名。

14. 1983年4月2日《卫报》发表了一份英国外交部以前的秘密报告的节录，只是在此时，某些土族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被迫失踪的残暴性方大白于天下。那份报告涉及了住在尼科西亚希族塞浦路斯部分的尼科西亚综合医院的约20 - 25个土族塞浦路斯住院病人的命运，看来报告是联塞部队接管维持和平行动以前由一名在三个保障国联合设立的“英 - 希 - 土三方巡逻队”服役的讲希腊语的英国军官所搜集的材料的基础上于1964年编写的。下面所述系引自那份前秘密报告。

“帕卡德所首先要做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弄清土耳其医院病人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与一位曾在已经垮台了的政府里担任过希族塞浦路斯部长的人进行了秘密谈话。经过简短调查之后，他证实了传闻。

似乎是，希族塞浦路斯的医务人员趁病人卧床之际割开了他们的喉管。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城市北面的一个农场，在那里，他们被机械切碎机切碎之后埋入土中”。

803名土族塞浦路斯的失踪人员中哪些是在尼科西亚综合医院中“失踪”的20 - 25人？还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和其它许多类似问题仍等待通过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的努力，求得答复。

15. 暗示尚有活着的希族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在押，目的无非是为了宣传，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16. 曾协助过双方领导人的国际红十字会高级代表霍夫曼先生，在登克塔什先生阁下和克莱里德斯先生阁下一起处理人道主义问题，首先是双方的失踪人员问题时，在1976年3月5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过如下有案可查的陈述：

“为追踪所有那些据报道已失踪的人，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我们已没有什么再可以做的了。如果双方同意并寻求我们帮助的话，我们愿意提供帮助。例如，根据日内瓦公约，在每一次冲突之后通常都要进行挖掘和识别遗体的工作。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却太迟了，特别是由于在塞浦路斯，没有人携带身份标记。因此，我们在塞浦路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7. 尽管霍夫曼先生有上述陈述，但十五年之后，希族的塞浦路斯代表，瓦内斯·马克狄斯先生仍在本委员会要求做不可能的事，即找到每一个希族塞浦路斯失踪人员的“埋葬地和/或遗体”。尽管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时完全清楚，对803名土族塞浦路斯失踪人员中任何一个人的命运，希族塞浦路斯方面均未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而这些失踪人员的绑架者中的大多数是人所共知的。

18. 根据上述事实，我想提请人权委员会认清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的真实情况，敦促希族塞浦路斯方面停止其目前毫无建设性的政策，并采取一种积极的、现实的态度，使这一悲惨的人道主义问题能最终得以解决，从而消除阻碍逐步恢复塞浦路斯两族人民之间相互信任的一个因素。

XX XX XX XX XX